

飞扬\*

青春校园记忆  
美文精选



天使在人间

省登字〇主编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耕堂文集十种

# 陋巷集

孫犁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 HUA WEN YI CHU SHE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晚華凝秀色初後見霜  
 客澹定就遠道鏗然撫焦  
 桐尺澤連滄海陋巷接  
 飛鴻文氣如雲舒直聲  
 盈蒼穹憐風何足道  
 郭士文自雄雖曰老荒矣  
 凌雲志更宏無為思有  
 為云齋豈覺之曲終能  
 周奏大雅質長虹十集  
 成一快功如岱宗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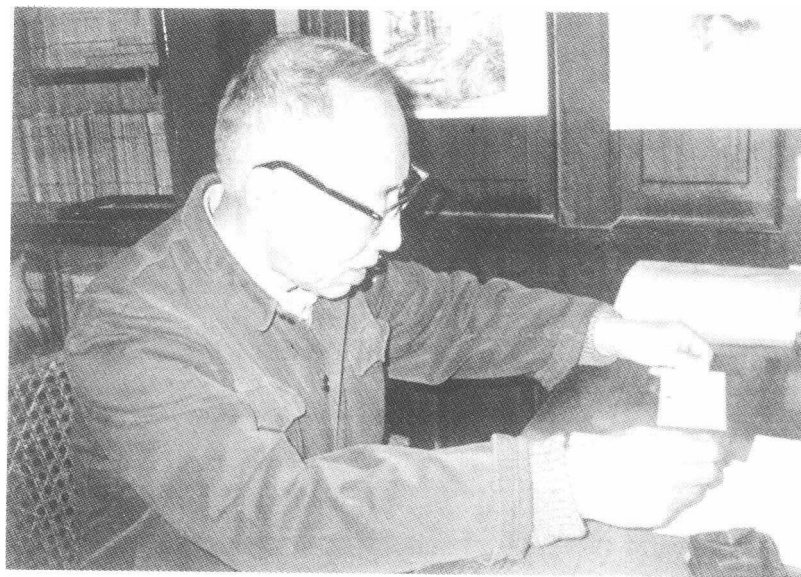
余衰病之年曾居鎮南屬作吳懷  
 允題一辭近又作五言一首款拙作十  
 書於內以有觀者以補其音清  
 越余老而幸之

一九九五年五月廿四日之午

孫犁



孫犁送給女兒曉玲的書法手迹，乃抄錄自曾鎮南為孫犁晚年十本小集所作的題詩，其中嵌入了這十本小集的全部書名



一九八二年孙犁在天津多伦道寓所

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孙犁在天津多伦道寓所



学湖里寓所“耕堂”内孙犁的写字台,这就是他写作的环境

# 目 录

《善閤室纪年》摘抄 / 1

病期经历 / 22

小汤山 / 22

青 岛 / 25

太 湖 / 33

昆虫的故事 / 38

鞋的故事 / 41

钢笔的故事 / 47

老 屋 / 51

大嘴哥 / 53

——乡里旧闻

悼念田间 / 57

晚秋植物记 / 61

白蜡树 / 61

石 榴 / 62

丝 瓜 / 62

瓜 萎 / 63

灰 菜 / 65

小 贩 / 66

关于丁玲 / 70

云斋琐谈 / 75

谈赠书 / 75

谈通俗文学 / 78

谈鼓吹 / 84

官浮于文 / 87

诗外功夫 / 90

听朗诵 / 92

谈 死 / 95



谈“补遗”/ 98

谈照相/ 101

照相续谈/ 104

谈笔记小说/ 108

谈读书记/ 114

《金瓶梅》杂说/ 122

谈作家素质/ 133

文林谈屑/ 144

创作随想录/ 154

散文的感发与含蓄/ 157

——给谢大光同志的信

和青年作家李贯通的通信/ 159

再致李贯通/ 168

谈《腊月·正月》/ 171

——致苏予同志

再谈通俗文学/ 177

——致贾平凹同志

给某刊编辑的信/ 182

和湛容的通信 / 186

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 / 191

散文的虚与实 / 198

小说杂谈 / 204

小说与色情 / 204

小说与劝惩 / 208

小说与武侠 / 211

小说与批评 / 215

耕堂读书记 / 219

读《伊川先生年谱》记 / 219

读《朱熹传》记 / 223

读《宋文鉴》记 / 227

读《沈下贤集》 / 231

读《哭庙纪略》 / 236

读《丁酉北闱大狱纪略》 / 238

我喜爱的一篇散文/ 243

耕堂函稿/ 246

致广州万振环/ 246

致海南黄宏地/ 247

致北京葛文同志/ 250

致丁玲/ 251

致李准/ 252

致王蒙/ 254

致冯立三/ 254

致房树民/ 255

致梅梓祥/ 256

致康迈千/ 257

致韩映山/ 258

致姜德明/ 260

致山西杨栋/ 263

致天津袁玉兰/ 267

《书衣文录》拾补/ 269

附 录：

孙犁致康濯信/ 282

——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

后 记/ 308

## 《善閨室紀年》摘抄

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九年

一九一三年(旧历癸丑),即民国二年,阴历四月初六日,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。村一百余户,东至县城十八里,西南至子文镇三里。子文四、九日有集,三、十月有药王庙会,农民买卖,都在此地。

我上有兄、姐五人,下有弟弟一人,都殇。听母亲说,家境很不好,一次产后,外祖母拆一破鸡笼为她煮饭。我出生时,家已稍裕。父亲幼年,由招赘在本村的一个山西人,吴姓,介绍到安国县学徒,后来吃上了股份,买了一些田,又买了牲口车辆,叫叔父和二舅父拉脚。家境渐渐好转。

我出生后,母亲无奶。母亲说,被一怀孕堂婶进屋“沾”

了去，喂以糊。体弱，且有惊风疾，母亲为我终年烧香还愿。惊风病到十岁时，由叔父带我至伍仁桥一人家，针刺手腕（清明日，连三年），乃愈。

一九一九年，六岁，入本村小学。冬季，并上夜学。父亲给我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，放学路上，提灯甚乐。我家每年请先生二次，席间，叔父嘱以不要打，因我有病。

一九二四年，十一岁，随父亲至安国县上高级小学。初读文学刊物、书籍，多商务印。

一九二六年，十三岁，考入保定育德中学。保定距安国一百二十里，乘骡车。父亲送考，初考第二师范未取，不得已改考中学，中学费大。

一九二七年，十四岁。休学一年，从寒假起。实系年幼想家，不愿远离。这一年，革命军北伐，影响保定，学校有学潮，我均未见，是大损失。父亲寄家“三民主义”一册，咸与维新之意。是年订婚黄城王氏。越明年，遂与结婚。

一九二八年，十五岁。寒假后复学，见学校大会堂已写上总理遗嘱等标语。作文课，得国文老师称许，并屡次在学刊发表，有小说，有短剧。初中四年期间，除一般课程外，在图书馆借读文学作品。

一九三一年，十八岁。升入本校高中，为普通科第一

部,类似文科。其课程有:中国文化史、欧洲文艺思潮史、名学纲要、中国伦理学史、中国哲学史、社会科学概论、科学概论、生物学精义等,知识大进。

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著作,并作笔记,习作文艺批评,并向刊物投稿,均未用。那时的报刊杂志,多以马列主义标榜,有真有假。真的也太幼稚、教条。然其开拓之功甚大。保定有地下印刷厂,翻印各类革命书籍,其价甚廉,便于穷苦学子。开始购书。

攻读英文,又习作古文,均得佳评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。

一九三三年,二十岁,高中毕业。“一·二八”事变。

高中读书时,同班张砚方为平民学校学长,聘我为女高二级任。学生有名王淑珍者,形体矮小,左腮有疤痕,反增其娇媚。眼大而黑,口小而唇肥,声音温柔动听,我很爱她。遂与通信,当时学校检查信件甚严,她的来信,被训育主任查出,我被免职。

平校与我读书之大楼,隔一大操场,每当课间休息时,我凭栏南向,她也总是拉一同学,站立在她们的教室台阶上,凝目北视。

她家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,母亲系教民,寡而吵一

目,曾到学校找我一次。

以上是三十年代,读书时期,国难当头,思想苦闷,于苦雨愁城中,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。一九三六年,我在同口教书,同事侯君给我一张保定所出小报,上有此女随一军官,离家潜逃,于小清河舟中,被人追回消息,读之惘然。从此,不知其下落。

一九三四年,二十一岁。春间赴北平谋事,与张砚方同住天仙庵公寓。张雄县人,已在中大读书。父亲托人代谋市政府工务局一雇员职。不适应,屡请假,局长易人,乃被免职。后又经父亲托人,在象鼻子中坑小学任事务员,一年后辞。

在此期间,继续读书,投稿略被采用。目空一切,失业后曾挟新出《死魂灵》一册,扬扬去黑龙潭访友,不为衣食愁,盖家有数十亩田,退有后路也。

有时家居,有时在北平,手不释卷,练习作文,以妻之衣柜为书柜,以场院树荫为读书地,订《大公报》一份。

一九三六年,二十三岁。暑假后,经同学侯士珍、黄振宗介绍,到安新县同口小学教书。同口系一大镇,在白洋淀边。镇上多军阀,小学设备很好。我住学校楼上,面临大街。有余钱托邮政代办所从上海购新书,深夜读之。暇时



到淀边散步,长堤垂柳,颇舒心目。

同事阎素、宋寿昌,现尚有来往。在津亦时遇生徒,回忆彼时授课,课文之外,多选进步作品,“五四”纪念,曾作讲演,并编剧演出。深夜突击剧本,吃凉馒头,熬小鱼,甚香。

是年,双十二事变。

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日抄

一九三七年,二十四岁。暑假归家,七七事变起,又值大水,不能返校。(原在同口小学任教)国民党政权南逃。我将长发剪去,农民打扮,每日在村北堤上,望茫茫水流,逃难群众,散勇逃兵。曾想南下,苦无路费,并无头绪。从同口捎回服装,在安国父亲店铺,被乱兵抢去。冬季,地方大乱。一夜,村长被独搬枪打倒于东头土地庙前。

一日,忽接同事侯聘之一信,由县政府转来。谓彼现任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,叫我去肃宁。我次日束装赴县城,见县政指导员李子寿。他说司令部电话,让我随杨队长队伍前去。杨队长系土匪出身,他的队伍,实不整饬。给我一匹马,至晚抵肃宁。有令:不准杨队长的队伍进城。我只好自己去,被城门岗兵刺刀格拒。经联系见到宣传科刘